

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弥尔顿《梦亡妻》及物性系统分析

李婷

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发布日期：2025年7月25日

摘要

约翰·弥尔顿，17世纪英国文学巨匠，其作品《梦亡妻》以梦境为载体，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亡妻的怀念与哀思。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不仅创造意义，同时也被语境和文化塑造与影响。该学派关注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运用，并强调对语篇的深入分析。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将《梦亡妻》划分为多个意群单位，并逐一对其及物性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些分析，文章揭示了诗歌如何通过其独特的语言结构来展现诗人的情感世界以及对亡妻的深切追忆。这一分析方法不仅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梦亡妻》的艺术魅力，还能进一步体会弥尔顿复杂而真挚的情感表达。及物性系统分析对于诗歌鉴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从语言学的角度挖掘了诗歌情感内涵的独特价值，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关键词

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梦亡妻》；约翰·弥尔顿

Transitivity System Analysis of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y John Milton from Perspective of 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i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Abstract

John Milton, a literary giant of 17th-century England, expressed his profound longing and grief for his deceased wife through dream in his work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believes that language not only creates meaning but is also shaped and influenced by con-text and culture. The school focuses on the use of language in specific contexts and emphasizes in-depth analysis of texts.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dividing the poem into several units of meaning and conduct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its transitivity processes. Through analyses, it reveals how the poem uses its unique linguistic structure to display the poet's emotional world and his deep remembrance of his deceased wife. This method of analysis not only allows readers to appreciate the artistic charm of the poem more deeply but also experience Milton's complex and sincere emotional expression further. Transitivity system analys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oetry appreciation; it uncovers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s of poetry from linguistic perspective, providing new angles and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Systemat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ransitivity system;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John Milt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弥尔顿与《梦亡妻》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是17世纪英国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诗人。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代表作品有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等，其中《失乐园》被称作英语诗歌的艺术范本，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并称为世界长诗的三大瑰宝。此外，弥尔顿为数不多的十四行诗在英国诗歌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极高的成就。他的作品不仅思想深邃、文字古奥，同时还充满浓烈的宗教色彩。他的一生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在克伦威尔政府任拉丁文秘书，为捍卫革命政权经常读书写作，常常写文至深夜，积劳成疾，导致双目失明。

弥尔顿一生有过三段婚姻，这三次婚姻经历十分相似，他三任妻子的年龄都比他小很多。弥尔顿的第一位妻子叫玛丽·鲍威尔，是弥尔顿代他父亲去乡下收租时带回来的，但在他们结婚一个月后，妻子就回了娘家，并且再也没有回来过。三年后，在朋友的安排下两人破镜重圆。最后她在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难产而亡。弥尔顿的第二段婚姻在其失明之后。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四年后，弥尔顿与小他十二岁的凯瑟琳·伍德克尔结婚。由于失明，弥尔顿没有看见过这位妻子的面容，但两人十分相爱。两人生活三年多后，凯瑟琳因为产褥热去世，后来出生不久的女儿也夭折了，弥尔顿十分悲痛。第二次婚姻后，弥尔顿久久没有再娶，直到1663年，与小他三十岁的伊丽莎白·明沙尔结婚。

《梦亡妻（*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是弥尔顿十四行诗中的第二十三首，其主体部分是描述一个梦境，前十二行叙述的是诗人梦见亡妻重回人间的快乐场景，最后两行则描写梦醒之后诗人的惆怅然与对妻子的深切怀念，是悼亡诗中的典范。这首诗写于第二任妻子离世后，彼时诗人已经年过半百，双目失明，历经沧桑，并被迫搁笔，亡妻留给他的女儿也不幸夭折。在生理问题、事业停滞、人生受挫和失去爱情的重重打击之下，弥尔顿的悲痛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下，他写下了这首撕心裂肺，读来令人倍感哀痛的悼亡诗，采取叙事的形式并以“梦”这个载体承托出来，通过梦中对亡妻的怀念表达出失去爱妻的深切哀伤与挣扎于现实的无奈与痛苦，整首诗流转自如，情真意切，感情真挚，是

英国诗坛上一朵绚丽绽放的花朵。

2. 理论基础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系统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简称为功能问题学，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是由韩礼德（Halliday, 1969）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如今已成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基石。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讨论系统关系，其对于语言的组织和描述都紧密围绕关系展开。韩礼德指出，语言有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s），分别是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其中，概念功能是指用语言来反映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用语言描述发生的事件，为其定下一个概念。人际功能是指使用语言来组成语篇，构建一个人际关系网络，这样就可以进行交际。语篇功能指的是语言能够通过逻辑和梳理形成有逻辑有条理的文章和话语而不是随机的文字描述。其中，概念功能利用及物性体现其语义系统，通过语言来描述和表达人类或人类感知的各种行为。换言之，及物性的作用就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分成若干种“过程”，并知名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及物性系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常被用在文体学中分析文体的系统和功能。

及物性系统基于人们的经验行为、参与者和语言的环境成分，区分出六种行为过程：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过程类型不同，参与者角色也不同。物质过程即“做”的过程，涉及的是动作，如跑、跳、打、吹、做、写等；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是“动作者”（Actor），即发出动作的人或物；受动作影响的是人或物称为“目标”（Goal）。动作者一般是主语，这个主语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动作的目标有时不出现。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反应和认知等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参与者包括“感知者”（Senser）和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过程，韩礼德把英语中的关系过程分为“归属”（Attributive）和“识别”（Identifying）两大类，其中归属类关系的参与者为“载体”（Carrier）和“属性”（Attribute），识别类关系的参与者为“被识别者”（Identified）和“识别者”（Identifier）。行为过程是生理活动的过程，例如呼吸、咳嗽、哭笑等生理活动，主要成分有行为者、环境和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一般只有一个，即“行为者”（Behaver），并且参与者是人。行为过程介于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之间，同时具有物质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特点。言语过程指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参与者包括“讲话者”（Sayer）、“受话者”（Receiver）和“讲话内容”（Verbiage）。存在过程指某物存在的过程，成分为“存在物”（Existent），每个存在过程必须有一个存在物。

3. 《梦亡妻》及物性系统分析

《梦亡妻》又名 *On His Deceased Wife*，从标题就可以看出这首诗要表达的感情基调，“Deceased”一词描绘出妻子已经离他而去，明显体现出这是一首写给亡妻的悼念诗，给这首诗定下了悲怆的感情基调。这首诗是一首十四行诗，诗歌全文如下：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 from the grave,
Whom Jove'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e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
Mine, as whom washed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
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Her face was veiled, yet to my fancied sight
Love, sweetness, goodness, in her person shined
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
But Oh!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ed,
I waked, she fled, 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 (P90)(John Milton)

翻译：
我仿佛看见了圣洁的亡妻，
好像从坟墓里回来的阿尔雪斯蒂，
由育英的伟大儿子送给她快乐的丈夫，
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经过涤除净化，保持原来无暇的白璧，
因此，我也好像得到一度的光明，
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
全身穿上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
她脸上虽然罩着一层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
那是光的薄纱，是她身上照射出的爱、善和娇媚。
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更叫人欢喜。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
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P220)(朱维之译)

诗人通过梦境的描写表达出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挣扎于现实的痛苦。这是一首十四行诗，但这首诗中表意的完整性和行数并不完全统一，考虑到及物性研究的特点，以一个完整的意群为单位分析诗歌的及物性系统。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表 1. 《梦亡妻》的及物性过程分析：

单位	原文	译文	过程分析
1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Brought to me	我仿佛看见了圣洁的亡妻，	心理过程 关系过程
2	like Alcestis, from the grave, Whom Jove' s great son to her glad husband gave, Rescue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	好像从坟墓里回来的阿尔雪斯蒂，由 育英的伟大儿子送给她快乐的丈夫， 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物质过程 关系过程 存在过程
3	Mine, as whom washed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 污点，经过涤除净化，保持原来无暇的 白璧，	物质过程 存在过程
4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	因此，我也好像得到一度的光明，毫无 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全身	心理过程

	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穿上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	
5	Her face was veiled, yet to my fancied sight Love, sweetness, goodness, in her person shined 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 light.	她脸上虽然罩着一层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那是光的薄纱,是她身上照射出的爱、善和娇媚。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更叫人欢喜。	心理过程
6	But Oh!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ed,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	物质过程
7	I waked,	我醒了,	行为过程
8	she fled,	她逃走了,	心理过程
9	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	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物质过程

通过分析九个意群单位可得,在《梦亡妻》中主要体现的及物性过程有心理过程、物质过程、存在过程、关系过程和行为过程,没有言语过程。这是因为《梦亡妻》从诗人第一视角的梦境出发,描绘了自己对亡妻的思念和眷恋,没有言语过程更加说明了诗人内心的孤独无助和寂寥苍白。所有的语言都是对自己梦境的描写,梦境又折射出内心深处的需求,呈现出对亡妻的追忆和怀念。

第一意群单位虽然只有一句话,但从行为过程来看,首先,“我仿佛看见了”表明这是一种假象,是一种虚幻的景象,“我”并没有真正看到,而是“仿佛”看到,指引读者想到这是诗人想要看到的场景,是诗人梦境的具象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第一句话就构建出了梦的景象。梦到的前提极有可能是清醒时脑海中的深切思念,开篇就点名了梦境的呈现方式和悲怆的主题。其次,“我”仿佛“看见”的是谁?“我”白天想念,晚上还能梦到的是谁?“我”想念的对象正是与“我”携手走过幸福岁月的“妻子”,指出怀念的对象正是诗人的妻子,而且已经离去,直接了当地交代出了“悼亡”的主题。并且在诗人心里,“妻子”是美好、幸福的化身,因此才会用“圣洁”一词来形容她。“我”在梦里看见“我”的“妻子”,交代了诗人和叙事主体的关系,把读者拉到诗人的同一视角,感受诗人的感情。

第二意群内容较长,涉及物质过程、关系过程、存在过程。从语诗歌语言上讲,这一意群借用了一个宗教典故。根据古希腊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叙述,阿波罗帮助阿德墨托斯成功迎娶了阿尔雪斯蒂,但由于他在结婚时忘记了给月亮与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献上祭品,阿耳特弥斯决定报复他,让他早死。阿德墨托斯的保护神阿波罗向命运女神求情,命运女神答应阿波罗,如果有人愿代替阿德墨托斯死,那么他就可以逃脱死神的威胁。当阿德墨托斯死期到来的时候,其他所有人,包括他年迈的父母都不愿意代替他去受死,只有他充满活力、深爱丈夫的妻子阿尔雪斯蒂愿意牺牲自己。“Jove's great son”也就是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凑巧来到斐赖做客,他被阿尔塞斯蒂斯的故事深深感动,便闯入她的坟墓将她解救了出来。诗人叙述了阿尔雪斯蒂舍身救夫又重返人间的故事,以寄托自己对妻子的思念和希望妻子能再回到自己身边的渴望。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故事中的人物和关系是符合物质过程的动作的,诗人简短地概括了这个故事,并将其呈现给读者。诗人是清教徒的忠实信徒,他希望有一个人像故事中的赫拉克勒斯一样,把他的妻子带回到他的身边,想念妻子之情溢于言表。对诗人来说,既然存在这样爱妻死而复生的神话故事,那么这样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但现实是残酷的,神话故事也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上演,正如诗人所说“苍白而无力”。因此神话中的美好结局更加映衬这诗人的孤独寂寥与沧桑无助。连他信仰的“神”都救不了他,诗人此刻的生活可以说是跌入谷底,内心不仅有对亡妻的怀念,更有对现实的无奈嘲讽,对生理疾病(双目失明)的抗争和内心的酸楚。

第三意群是第二意群的延续。“我的阿尔雪蒂斯”,也就是我的妻子,她已经离去。“洗净了产褥

的污点”这里也是一个典故，来自于《圣经·旧约》。在《旧约·利未记》中，女性需要在生产后居家一段时间，等待产血干净之后才能接触宗教活动或场所。弥尔顿的妻子死于产后，但是因为其品德高尚而得到救赎，她不仅在肉体上是纯洁的，而且精神上也是圣洁的，因此，诗中说“无暇的白璧”。这个典故非常准确地赞美了诗人妻子的高尚品德，表明诗人与妻子相见的渴望。在他的梦中，他多么希望能“见”到妻子，一解相思之苦。

第四意群和第五意群都是对梦中的妻子的描写，属于心理过程。诗人因双目失明，是没有看到过妻子的容颜的，以至于她离去后，在诗人心里，妻子仍然是一个没有视觉印象的对象，但也因此给了梦境无限的想象空间。在他的梦里，他可以“看见”日思夜想的妻子，可以短暂地逃离无奈的现实问题，可以满足自己暂时的愿望。梦中妻子的形象是圣洁的，是洁白无瑕的，因为妻子带给诗人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值得怀念的。但“当时只道是寻常”，曾经的美好对比现实的残酷，更显示出曾经的珍贵和“我”对亡妻的怀念。诗人这里怀念的已经不仅仅是逝去的妻子了，而是借助妻子这个载体去怀念美好而温馨的曾经，是诗人豪情万丈、挥斥方遒、满怀斗志的曾经，是令人欢喜、令人充实但又回不去的、只能在梦里遥想的曾经。此外，这段描述中出现了“光明”“看见”“光”这些有指向性意义的措辞，也可以体现出诗人对光明的渴望。诗人渴望妻子，怀念妻子，同时更渴望“看见”妻子。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积劳成疾早已双目失明，白昼对他来说与黑夜无异，他的世界仍是一片漆黑。诗人的失明是后天造成的，他知道光明的美好，也经历了黑暗的磨难，因此更加珍惜光明、更加向往光明。这些表述体现出诗人身陷囹圄对现实的斗争以及对光明对美好的渴望。可以看到，诗人的“美梦”就是他想念亡妻，想要“看到”亡妻，以及对美好、纯洁的向往。

第六意群开始，美梦要醒了。在“她正要抱我的时候”，在梦里妻子和“我”马上要进一步接触的时候，在这个物质过程即将发生的时候，美梦结束了，“我醒了”。这个生理过程紧接在这个物质过程之后，打断了这个物质过程，“我”想要实现的事情没有发生，梦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诗人先是营造了一个美好无比的景象，再用现实的无情狠狠的戳破这个泡泡，两相对比，更添愁绪。“我醒了”，结果就是“她走了”，“她”离开了“我”的梦境，而“我”终究是没有看到她，更没有抱到她，现实就这样赤裸裸地告诉“我”这只是一个梦，梦醒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是一个拟人的物质过程。初读这句话，可能会有些疑惑。白昼理应是光明的，为何说“带回黑夜”呢？但在诗人的角度，白昼是清醒的，“我”双目失明，即使是白昼，对大多数人来说光明美好的白昼，对“我”来说确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却又逃脱不了的残酷现实。通过感官对比，更加突出诗人的绝望和悲伤，更点明诗歌的主题，“梦亡妻”。“梦”的是逝去的亡妻，是现实中再难一见的美好和纯洁。

4. 总结

《梦亡妻》这首诗用真切的语句，优雅的格律，恰当的典故，传达出真挚的情感。通过对这首诗进行及物性系统分析，可以探索诗歌分析的另一个角度，即从语言学尤其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诗歌内涵，深入挖掘和分析诗人的情感内涵，加深诗歌鉴赏的水平 and 理解。

参考文献

- [1] Robin Har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Greek Mythology[M]. London: Routledge, 2003:151-152.
- [2] The Holy Bible[M]. Colorado: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1984:78.
- [3] 张鑫友.弥尔顿.梦亡妻[A].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学习指南[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 [4] 翟莉.永恒的悲痛永恒的爱——弥尔顿的十四行诗《梦亡妻》中的神话意象分析[J].名作欣赏,2017(12):98-100.
- [5] 孔彩霞.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一朵枯萎的紫罗兰》及物性系统分析[J].嘉应文学,2024(22):100-102.
- [6] 李冬青,赵升荣.用旧合机不啻己出——弥尔顿《梦亡妻》中的用典[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0,36(04):4-10.

-
- [7] 刘骥.弥尔顿《梦亡妻》审美空间的生成[J].学术交流,2012(02):176-178.
- [8] 祁同悦.纳兰性德与弥尔顿悼亡诗词中的“梦境书写”对比分析[J].名作欣赏,2023,(32):123-126.
- [9] 宋海波.及物性系统与权力关系——对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苍蝇》的文体分析[J].国外文学,2005(04):98-105.
- [10] 唐翠云.《为国捐躯,甜蜜荣光》一诗的小句及物性系统分析[J].文教资料,2007(24):112-114.
- [11] 王喆.《梦亡妻》的情节与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30(07):63-66.
- [12] 杨梅如,王子龙.基于及物性系统的黄河文化外宣生态话语分析[J].许昌学院学报,2024,43(06):65-71.